

## 第二十四回 怨鬼魂黑夜訴沉冤 稱神明青天斷奇案

話說銀屏問寶珠牀上薰的什麼香，寶珠道：「我從來不愛薰香。」銀屏道：「你別哄我，好象蘭花似的。」寶珠微微一笑。銀屏道：「笑什麼？」寶珠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是他的異人處。他身上一股蘭花香，夏天有汗，格外芳芬競體。」銀屏笑道：「天生尤物，迴不猶人！」說著，心裡也甚羨慕，微微又笑一笑道：「果然是個寶貝，怪道你們芳名總不脫寶字。不知你們究竟有多少寶物在身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你問我麼？我說給你聽。」銀屏道：「倒要請教。」

寶珠笑道：「香溫玉軟，意綠情紅，是為寶色；玉骨冰肌，柳腰蓮步，是為寶體；明眸善睐，巧笑工顰，是為寶容；千嬌百媚，閉月羞花，是為寶態；長眉蹙黛，媚眼流波，是為寶情；珠銀刻翠，金佩飛霞，是為寶妝；經天緯地，保國安民，是為寶才。有這許多的寶也夠了，要聽還有一一」寶珠道：「不知胡說些什麼！」銀屏道：「還有兩件，你沒說完。」寶珠道：「你斷無好話，我不愛聽！」銀屏道：「你不聽，我是要說的：風流出眾，月下偷期，是為寶林；搔頭弄姿，工讒善媚，是為寶珠。」二人啐了一口，忍不住好笑。

談談天已晚了。其時正當秋審，三法司案件甚多，寶珠道：「晚間看看案卷，教紫雲陪銀屏下棋。」自己到前邊右間坐下，點上兩支畫燭，還有些西洋燈彩，照耀如同白晝。翻出兩件案來細看了兩遍，心內沉吟，吩咐綠雲進去取茶，一人獨坐凝思。忽窗外一陣冷風，吹得簷前鐵馬叮噹亂鳴，窗格一響，飛進一團黑氣來，在中堂前，盤旋不已。

寶珠此刻毛發皆張，看著呆了，口卻噤住，不能出聲。見許多燈火，光燄發碧，案上兩支畫燭，吹成豆子大小。再看黑氣，滾來滾去，欲進欲退，似乎想上來，又不敢上來的意思，滾到欄杆邊，又轉回去，倒有幾十遍。這回又到欄邊，黑氣一分，現出一個人來，長大身材，面目清楚，有了鬍子，左耳邊垂下一條白東西，有二三尺長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，看不清白。見他跪在門首，哭聲隱隱，低聲道：「求大人伸冤，保全後嗣！」

說罷，叩了幾個頭，一陣黑風，旋出去了。寶珠卻如夢方醒，嚇得大汗淋身，見燈光仍然明亮，大聲叫道：「紫雲快來！」紫雲在內，聽見寶珠喊聲詫異，趕忙叫了紅玉一同出來，見寶珠粉面凝青，朱唇泛紫，滿臉是汗。紫雲忙問道：「怎樣？有甚事？」寶珠道：「進去罷。」

紫雲取了燭台，照寶珠進內坐下，仍是喘息不定。紫雲見他神色變異，心裡大疑，問什麼緣故，取過茶來，送到寶珠口邊，寶珠吃了一口，道：「奇事！剛才明明白白，見個鬼跪在我面前。」銀屏道：「我膽子小，你可別嚇我！」寶珠道：「誰嚇你？我都嚇死了。」就將所見的情形，說了出來，眾人聽罷，個個害怕。綠雲道：「我是不到前面去了。」銀屏道：「我們今夜多著幾個人進來上宿，不然，怎麼敢睡覺呢？」

還是紫雲有見識，道：「這怕什麼！光景是來告狀的。常在這裡嗎？我看定有冤枉在內，小姐倒要替他伸冤。也不說明白，不知是什麼人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出去請大小姐進來商議商議。」紫雲道：「綠雲是不敢去的了，紅姐姐同我去罷。」寶珠道：「怕什麼！我要不是改過妝，倒自己出去了。」銀屏道：「你們都出去，留我們三個人房裡，不怕嗎？」紫雲道：「不要緊，一會就來的。」拉了紅玉就走。

少刻，寶林帶著彩雲同紫雲等進來，坐下道：「我才算賬，什麼事叫我？又是銀妹妹有話說了？」銀屏也不言語。

寶林見眾人失色的光景，問道：「看你們這神情，總又是別緣故？」寶珠就把剛才所見，細述一遍，道：「這件事，真難明白，不得主意，請姐姐進來商量。」寶林聽了，也覺奇怪，道：「你看的什麼案件？或者就是案內之人。不然，明天可以有人來告狀，也未可知，你總留點神。他既來求你，必有因由。」寶珠點頭，就將看的兩件案卷，著紫三、紅玉出去取進來，送與寶林。

寶林接過來細看，一件是小妾害死親夫，正室出首；一件是大伯告弟婦紊亂宗支。寶林看過，說道：「不必疑惑，就是這個案件，明天細細的審問，自然明白，而且有多少情節不符，我看這兩案，都有冤屈。」說著，就指出幾處來。寶珠道：「我也疑心，所以沉吟一會，不能透徹。經姐姐這一駁，真是徹底澄清！」銀屏道：「這個刑名師爺多少銀子一年？」大家一笑。

談到三更，寶林起身，寶珠輕移蓮步，直送到前進天井，寶珠止住，還是紫雲、紅玉送出去。寶珠回房，同銀屏兩個卸了妝，又吃些茶點，上牀安息。

次日進衙門，專提這兩案晚堂聽審，就到和親王府賀喜。原來和親王自己上本，願出去平定苗疆，皇上就放他做了大經略兵部尚書，潘利用幫辦軍務，三日後就要出兵。寶珠又到潘府走了一趟，賀客甚多，匆匆一見，倒在書房裡同蘭湘談了半會。家去已是未末申初，進房寬坐，又同銀屏談談。約有更鼓，就傳伺候。寶珠改服出來上車，四個跟班，兩名書童，都上了馬，望都察院來。前面有一對高燈，還有些球燈火把，松勇騎了頂馬，在前開路。到衙門下車，入內歇了一歇，傳鼓升堂。

刑部有兩個司員，在堂口伺候。寶珠向公座上坐下。刑部司員上來打恭，各犯俱已提到。有人將案卷送在公堂上，是害死親夫一事，在宛平縣地界。寶珠細看，是告為通姦家奴害死親夫。

原告劉氏，告妾吳氏與家奴喜兒通姦。大略說妾與他素來不睦，因此另居，離有半里之遠，本夫徐福康，在外貿易，久不回家。那天有人在吳氏住宅旁邊廢井內，看見淺水中有個赤淋淋的無頭屍首，已泡得不成模樣，腐爛不堪，就告訴劉氏知道。劉氏看見，卻認得是他丈夫，就叫起屈來，隨領鄉保，到吳氏宅裡去問緣由。吳氏推不知道，劉氏就著鄉保搜檢，到屋後草堆裡，果然人頭在內，劉氏就告他殺死親夫，擲下井中。

赴鄉檢驗，將吳氏、喜兒問過幾堂，起先不認，後來用刑，拷供出來，招喜兒同妾通姦，丈夫晚間回來，就將他殺死，扔下井去，把頭埋在草堆裡是實。定下剛罪。經司裡審過，也不曾翻供，其中有個老婆子，已拖死了不論，吳氏等照原詳定案。偏偏事有湊巧，喜兒舅舅跟了京官進京，就在都察院告了一狀，說喜兒才十六歲，其中有冤，求都察院提審。

寶珠看了一會，先提劉氏上來，問了一遍，劉氏口供同狀詞上大略相同，哭著說著，頗為動情。又叫帶吳氏，上堂跪下，看他才有十幾歲，雖然蓬頭垢面，也覺嬌媚驚人，心裡未免憐惜，有些狐兔之悲。

寶珠拍案叫道：「吳氏！你將害丈夫的情由，好好直供出來！如有半句支吾，大刑與爾不利！」吳氏淚流滿面，泣

小婦人也沒有多話可說。此心唯天可表，求大人照原案定罪就是了。料想世間也沒有個龍圖再生，這個冤枉，只好在閻君面前再申的了！」

寶珠怒道：「好大膽的奴才，你敢藐視官長！本院在此，就是青天，你有言詞，何妨直說？」吳氏只是嚕嚕噓噓，說不明白，倒哭得淚珠點點。

寶珠見他欲言又止，知道他怕受刑法，反安慰道：「吳氏，本院知你身體嬌柔，受刑不起，你只管直供，本院並不難為你。你在此再不伸冤，也是無辜送死。你見過多少閻君替人間管事的？」說著，倒和著顏色，問了幾遍。

吳氏道：「大人既是青天，小婦人只得實說了。我今年才十六歲，父親還是個秀才，因母親早死，父親將我寄在舅舅家過活，他就到河南做館，誰知一病就死了！舅舅把我賣與徐家為妾，正室不容，鬧了幾次，打過數回。丈夫見不能安穩，就把小婦人搬在前村莊房裡另住，有個小使叫喜兒，一個老婆子聽用。過了半年，正室又來打鬧四五次，丈夫氣地不過，同他鬧了一場，就出門去了。今年二月初三，忽然傳說宅邊枯井裡有個屍首，多少人去看，小婦人也想出去瞧瞧，聽說劉氏在此，我就不敢出來。一會的工會，劉氏領著鄉保進來，問我要丈夫，我茫然不解，回答不來。他就打我幾個嘴巴，帶人搜檢，果然搜到宅後草堆裡，竟有個人頭在內。」

寶珠聽到此處，哼了一聲，兩旁人役吆喝住口。寶珠問道：「這草堆在屋裡？還是屋外！」吳氏道：「是在外屋。」

寶珠點點頭，吩咐再講。吳氏道：「劉氏見有個人頭，就把小婦人交與鄉保鎖著，一口咬定我與喜兒有奸，同謀殺害。我去縣裡鳴冤，可憐問過幾堂，苦打成招，只好招認。他又不許送飯，將家財盡行搬去。我又不肯在監中乞食，忍饑受凍，耐盡淒涼，只求早死為幸。到了司裡，原想反供，一來受刑不起，二來沒有親人。就活出命來，也無安身之處。所以情願屈死，不願偷生。此是小婦人實供，一些沒有虛假的，求大人秦台明斷，以雪覆盆。小婦人生則銘恩，死當結草。」

寶珠聽罷，點首歎息，教提喜兒。上來一看，心裡好笑，是個又麻又禿無用的小子，眼睛是大紅鑲邊，好似硃筆圈了兩圈。跪在堂上，只是發癡。寶珠暗想：吳氏頗有幾分姿色，這個小廝倒是不全，難道還愛上他不成？斷無此理！問了幾句，那小廝話也講不清，在威嚴之下，抖得不可了結。倒是他舅舅陳貴跪上來，代辯了兩句。

寶珠叫上劉氏來，將公案一拍，罵道：「我看你這奴才兇惡，兇手就是你！好好直言，還可開釋。」劉氏道：「大人此言，小婦人不懂得。解府出司，經過多少官員，問罪定案，無得更改。大人平空問出這種話來，教小婦人也不好回答。也求大人看看案情，詳詳情理。」口裡雖是強硬，面上卻有些失色。

寶珠聽他這番言語，不覺大怒，眉稍微皺，面色一沉道：「這奴才，竟敢責言本院！」吩咐掌嘴，左右吆喝一聲，上來動手。劉氏喊道：「大人天恩，從來沒有打告主的理！」

各役那裡聽他，一連打了十個嘴巴，打得劉氏滿口流血，兩邊嘴巴，好象個向陽的桃子似的。寶珠道：「快招上來！再要支吾，看大刑伺候！」劉氏道：「不知大人教小婦人招什麼供？」寶珠道：「你這利口的奴才，本院不說出明白來，你也不肯心服。」不知寶珠說出什麼，且看下文分解。